

“说不尽的诗魔洛夫”系列之一

洛夫的母校情结

易龙云

洛夫是说不尽的。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的脑海浮现,那样随和,那样亲切。

洛夫先生童年生活在衡南县相市乡燕子山,在这里念过三年私塾,读过唐诗、《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十岁那年,他随家迁居衡阳市大西门痘姆街,就读于国民中心小学;1943年进入私立成章中学(今衡阳市八中)初中部;尔后,先后转入私立建德中学(今衡阳市六中)、湖南省私立岳云中学和衡阳市立中学(今衡阳市二中)就读。

洛夫先生对母校充盈着无尽的感激。正是在这些学校,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展露了出类拔萃的才情。读初中时,他在《力报》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秋日的庭院》。1949年赴台湾时,他行囊中还带着个人作品的剪贴本,包括二十多首诗和十几篇散文。

洛夫先生八次回家乡探亲访友,探访母校是仅次于去老家祭祖的重要内容。2007年10月6日,洛夫先生首度回衡阳市八中寻根,虽然没赶上母校百年校庆,却给学弟学妹作了殷切的人生励志报告,并欣然留下“母校即母亲,校情如亲情”的墨宝;2012年10月22日再次回市八中探望,他为该校书香怡馨社成立仪式作开社讲座。2010年10月18日,洛夫先生首次以校友名义回衡阳市二中探望,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经他同意,该校“同窗文学社”更名为“洛夫文学社”;2011年10月22日,他再次回母校给文学社团的学生作诗歌讲座。

我是岳云校友总会理事,自然成了岳云中学与洛夫先生的联络员。

洛夫先生兄弟姐妹七人中,长兄莫祥林、老二洛夫、老三莫运澄、老四莫运德等四人都在岳云中学读过书。洛夫本人是1946年7月转学到岳云中学就读的,学名莫运端。1988年4月22日,莫祥林兄与我一同参加岳云中学八十周年校庆活动。回家后,祥林兄立即致信洛夫,叙述他受到校方热情接待的盛况。洛夫先生读后颇为向往。

是年8月17日晨,洛夫先生飞回一别四十年的故土雁城。8月20日下午二时半,洛夫先生偕夫人陈琼芳、四弟莫运德等一行8人展开了一次南岳之旅。第一项活动就是访问岳云中学。下午四时许,抵达岳云中学。领导和部分教师早在科技楼前迎候,宾主同到会议室叙谈,气氛十分融洽。当年读书的情景清晰地浮在洛夫先生的脑际。他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学期寒假未回家,留校补习数学,尽管寒气袭人,但校园里红叶遍地,美极了,他拾起几片夹在书中,竟激起缕缕诗绪,殊不知祝融峰麓这幽静校园竟然是诗魔洛夫新诗创作的发源地,在这儿以外女作《秋风》步入现代诗的殿堂。琼芳女士见洛夫先生谈兴极浓,不时举起照相机,捕捉住一个感人至深的镜头。当年任教过洛夫历史课的邓轩宇老先生也兴致勃勃地谈起对学生时代洛夫的印象,洛夫先生频频点头微笑。

由于晚上在磨镜台宾馆下榻,只好匆匆结束座谈。校领导赵聚煌请洛夫先生留下墨宝,洛夫先生欣然命笔,写下“岳峰入云”的横幅。不料出发时忘记带印章,洛夫先生提出等墨迹干后带回衡阳市补盖。

在科技楼的台阶上,洛夫先生、琼芳老师和大家摄影留念。洛夫先生把老校长邓轩宇、余为骥拉着站在一起,尊师敬老之情一齐摄入镜头。

接着参观校园。洛夫先生感慨地说:“四十年的人事沧桑,母校盖起许多新楼,变化真大!可惜正值暑假,未能见到同学们上课的情形。”使他激动不已的,还是新教

学楼后面居然完好地保存了他当年上过课的旧教室。他马上请夫人琼芳为自己拍下一张以老教学楼为背景的照片,并招呼琼芳过去,夫妻二人摄下一帧照片。

由于时间太紧迫,洛夫先生一行只好告别母校驱车上山,绕道赶到磨镜台。在宾馆里,洛夫先生再一次提醒我,下山时把没盖印章的横幅带回去。翌日午餐后,大家去逛南岳大庙。洛夫先生兴奋地说:“这也是我少年求学之地,当年岳云初中部即设在后面的庙里,在此我曾埋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看完大庙后,汽车绕道回岳云中学取那帧横幅。遗憾的是,收藏此书法作品的老师回乡未归。洛夫夫妇离衡之前,都没能等到那幅字。

洛夫先生四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大陆之旅,共游了五十余天,其中回乡祭祖和探亲访友花了12天。10月3日返台后,尽管忙得很,洛夫先生仍然惦记着母校,他在来信中说:“上次南岳之旅,并访问母校岳云中学,承赵校长等先生拨冗热情接待,务请代为致谢。”随信寄来他为岳云中学写的条幅。眼前这帧苍劲有力的条幅,寄托了洛夫先生对母校多少眷念啊!我仿佛听见台北市庄敬路的一家阁楼里,洛夫先生反复吟诵着晚唐诗人李商隐的那首五言绝句:“滞雨长安夜,残灯独客愁。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

1991年秋,岳云中学校友总会酝酿换届事宜,学校党支部书记赵聚煌要我写信询问洛夫先生,可否同意任顾问一职?11月3日,洛夫先生回信说:“母校校友总会聘请我为顾问,受之有愧,却之不恭,我当然乐于接受。”

2004年10月18日下午,洛夫先生一行启程奔赴南岳,第二次访问岳云中学。翌日,琼芳老师告诉我,岳云中学的欢迎晚会,除朗诵洛夫诗作外,还表演了许多精彩的文艺节目。洛夫先生在一旁听着,他动情地说:“是南岳的烟云成就了 my 诗歌。”

2009年4月22日,岳云中学举行“百年校庆”。洛夫先生因同年10月将回乡参加衡南县预定的活动,校庆活动不能赴会。4月21日,“岳云百年校庆”先天,洛夫先生给母校发来电报表示热烈祝贺。

同年10月,在参加“2009·衡阳(云集)洛夫国际诗歌节”活动后,洛夫先生于25日上午携夫人陈琼芳女士、儿子莫凡、女儿莫非、女婿孙自立及40余名专家、学者和诗人到岳云中学访问,千余名师生坐在绿荫如盖的排球场聆听洛夫先生的文学讲座。洛夫先生深情回忆自己在岳云中学的学习生活。他说:“我在念高一时开始接触新文学,读的第一本书是冰心的《寄小读者》,书中关于海洋的描写,在我心中酝酿成一个梦,一种对未来美景的向往。这与日后渡海去台湾,浪迹海外数十年有必然联系。”讲演结束后,他向母校赠送了一套在台北出版的《洛夫诗歌全集》,学校也回赠一份特殊礼物——“洛夫在岳云中学就读的成绩单”,一套岳云百年校庆丛书。随后,洛夫先生题写了岳云校训“勤、恪、忠、毅”四个大字,寄望母校越办越好。

2010年5月10日,洛夫先生应岳云中学学生文学社团要求,寄来为学生作文集《甘泉园》题写的书名,并为该书题词:“生命的价值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心中有爱,瞬间即是永恒。”

2012年11月1日,洛夫先生第四次访问岳云中学。在隆重的欢迎仪式后,百余名岳云师生现场朗诵了洛夫先生几首诗作。随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洛夫先生即席演讲。他再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岳云的求学经历,并勉励后学努力学习,为岳云增添新的光彩。随后,洛夫先生与学生文学社社员合影留念,寄语同学们:“多看书,多看好书。”在学校贵宾室里,洛夫先生以《岳云校歌》的中心句“大哉岳云勿相忘”题词,浓厚的感情融入苍劲的笔意,博得一片喝彩声。洛夫先生感叹道:“回到母校就像回家一样,感觉很温暖。”



菜场,喧嚣中的宁静

黄梅香

我家楼下就是菜场。

凌晨五点左右,各种卷闸门拉动的声音把人从朦胧中唤醒。不一会儿,水龙头哗哗放水声、摩托车突发动声、叮当的厨具撞击声、叽叽喳喳的鸡犬拥挤声,一股脑儿涌了进来。远远的有妻子叫丈夫,丈夫拿刀出来霍霍地磨,面堆摔在案板上,几分钟之后,油条下锅了,噼噼啪啪的。我们呢喃着醒来,又在这清晰无比的声音中迷离睡去。人在这辛劳的鼎沸声中睡得特别踏实,不知不觉间就是七点了,菜场早已人山人海。菜场的门面也开市了,郊区的农民们把菜堆到了公路两边。他们卖的都是自家种的菜。天不亮就出去摘,摘好了放在池塘边洗,洗干净了挑过来卖。晚了占不到好地方,所以都会在凌晨四五点就出门,多睡一会对他们来说都是奢华的享受。

这正是下半年蔬菜最旺盛的季节。一路看过去,大白菜、兰包、红菜苔、萝卜、土豆、芹菜、香菜,应有尽有。这个阿姨最喜欢种萝卜,她的萝卜有白色的,有深红色的,还有青绿色的。每次买她的菜,我都会跟她说说话。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深圳打工,一个在上海读大学。她的菜地,就是儿子的学费基地。老公今年五十二了,在工地上打点零工,这两年行情好,打零工工资高,现钱现收,虽是早出晚归,却也夫妻和顺。他们偶尔小吵小闹,算不得什么扎心的大事。她最操心两个孩子的婚事,大儿子谈了女朋友,房子却没着落,小儿子想读研究生呢。她谈起孩子,满脸喜悦。不管谁买她的菜,都会送人家两根葱。她跟我说,自己种的菜,好吃,不像那摊子上的,都是外地菜。听她那说法,好像外地菜都是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我笑笑,分享她的生活,也分享她的喜悦。旁边两个女的吵了起来,她们为争一块小小的可以放下一只篾箕的地盘。菜场管理人员过来了,一边推开其中一个,一边不耐烦地骂着她们,被这管理员这么一推,两个人都没了脾气,听从了他的安排。这个男人顺便撕下一把收据,把这一排农民的税费都收了去。所有自产自销不占摊位的,都是收两块;摊位上的,一律十块。他极麻利地撕票,收费,一会拎拎这个的担子,一会推推那个的菜。随着他的整理,大家便自动地把东西摆放整齐。

那个卖西红柿和蒜子、小红尖椒、生姜的男子,双脚是瘫痪的。他跪在地上,电子秤摆在他身边,人们选好了东西,放在电子秤上,他很快地按下价格,收钱,找钱。他的钱,放在右手边的一只大竹筐里。一个早上,那只大竹筐慢慢地堆满了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纸币。他又在那大竹筐里放了一个搪瓷碗,收了硬币,就往碗里一扔,“叮当”的声音犹如动听的乐曲。他每天准时出现在这个地方,同样的工具,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手法。

门面的第三家是个豆腐店。开店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每天

下午现场制作豆腐,泡豆、磨豆、榨豆汁、压豆腐,两口子配合得恰到好处。每天凌晨,他们会早早来到店里把油烧开,炸豆腐,也制作豆浆。豆腐在他们手里变出许多的花样来了,有油豆腐、订豆腐、肉筋豆腐、白豆腐、豆腐干、豆腐丝,当然还有豆浆豆腐花。大竹匾里堆着高高的油豆腐,大木板上摆着成块的白豆腐,左边是大木桶,桶子里装着豆腐花,右边是大铁桶,装满了豆浆,这些都可以一杯一杯地装进塑料杯里,压实了封口,让客人打包带走。早上菜场人最多的时候,老婆负责卖豆腐,老公负责打包卖豆腐花和豆浆。

一路走过去,卖油条米粉的,卖红烧肉、鱼丸子的,卖各式腌菜豆拌浆的,人们都在不停地做生意。就到了这家卖鱼虾蛇的门面了,这家常年守店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婶,然而她看着实在年轻,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模样也很周正。可是,她的儿子都已经生了孩子了。她的丈夫,一个矮小的小老头,专门负责在各地收购脚鱼、鳝鱼、泥鳅。她呢,既负责卖,也负责杀。你要买鳝鱼吗?她把装了鳝鱼的大盆子往旁边一踢,架了一块木板在盆子上,一手抓过一条鳝鱼,往盆子边一甩……上午她忙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我跟她说不上话。下午没事的时候,我问她:这些年是怎样练就这手法的?她白我一眼,没好气地回答:“怎么练?手多割破几次,手上疤满了,本事就练出来了。”她把手伸出来给我看,果然是伤痕累累,和她的脸完全不是一个模样。我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出了我的尴尬,大方地一笑:“没什么啦,下次挑我家的东西买好吧。”

菜场的第一个大厅里面,全是女人。最前面是一排卖鱼的,这些女人有的年轻,也算得上漂亮,有的年纪大些,她们一律穿着深色的衣服,脚上是一双长统套鞋,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捉鱼、杀鱼、剁鱼,收钱。中间一排是卖肉的,这些女人剥排骨,去肉皮,锋利的刀在她们手上挥舞得如行云流水。她们的脸上都挂着近乎讨好的笑容,对着每一个走来的顾客喊道:“排骨二十五,二十五啦!最好的前腿肉,只要十一块。还有猪腰子,猪肝,你要什么?”我在她们手里买肉,知道她们的男人都在更早的时候出门去屠宰场把肉批发了回来,给她们安放妥当,然后就回家补觉去了。生活,在男人女人身上都一样艰辛,这艰辛里是房子,是孩子,是日子,是双方的老人往后的安宁。这些女人,也会在中午到傍晚的时光之间打一点小牌,她们就在这水池中间,两个肉摊之间,架一块木板,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扯字牌,也说说人来人往的新闻和传奇,谁家新买了房子,谁家的儿媳是外地的,谁的闺女跟个外地小伙子跑了。她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不留一点情面,也不带一丝惧怕。最真实的生活,最彻底地呈现,一日的辛劳,在这点闲暇时光里释放殆尽。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哪里是外面的世界?哪里是内心的世界?小小的菜场,就是最好的外面,最繁华也最喧嚣,生活在其中,或者深入其中,看得到生命底色的宁静。